

## 「茶·世界」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門展廳舉行。該展匯集了國內外三十家考古文博機構的代表性藏品，展品總數達五百五十五件（組），以鮮明的主題、宏大的規模，立體展現穿越歷史、連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華茶文明。

圖為展出的銅胎畫琺瑯開光山水花鳥圖八棱提樑壺。

中新社

### 市井萬象



## 琴中秋涼

秋風颯颯，入山林，在林蔭道上走着，山泉在側，走着走着，耳孔中漸聞琴聲。琴是古琴，琴曲款款而來，似是《秋風詞》。這首古琴曲，原來搭配的唱詞是李白的詩句：「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憶，短相思兮無盡極。早知如此絆人心，何如當初莫相識。」無邊的秋意入耳，有深重的涼意在心，讓人驚詫，李白竟也寫有如此纏綿悱惻的句子？



人生在線  
李丹崖

十指生秋水，數聲彈夕陽。時令是七夕，向晚入林間，傍着夕陽，古琴緩緩地在山林間穿行，如流水穿過山巒。流水亦如弦，山峰似琴架，被秋風撩撥，好調皮的秋風。古琴，自古是文人表達心跡，寄寓情懷的一種委婉途徑，懷想一個人，念及一件事，讀到一本書，頓悟一段話，甚至是解圍一種困局，憎惡一種虛偽，抒發一段感懷，表達某種哀嘆，都可以彈琴。琴聲中，紓解人的情懷。

秋水潺潺，秋月皎皎，秋風融融，都宜佐琴。有一年秋日，在眉山三蘇祠中聽人彈奏《秋江夜泊》，據傳，這是一首蘇東坡所作的古琴曲，琴曲舒緩入江水之流，一舟飄來，舟中，人彈琴，觀秋水，品佳茗，對面坐的是知己佳朋，不知不覺，東方之

既白。三蘇祠內，銀杏翩然，古琴聲聲裏，鳥啼花落，宮商角徵羽在滿目秋景裏穿梭迴旋，數不勝數的三蘇詞句紛沓在腦海走馬燈，恍惚中，夜涼如水。

不得不說，秋日聽琴曲，是有淡然涼意的。也曾西安近郊的翠華山內聽古琴。清晨，秋露薄涼，霧靄繚繞，石頭壘成的院落，建在山腰，吃了一碗南瓜粥，就到院子裏聽民宿主人彈琴。他彈的是《梧葉舞秋風》，雙手劃過琴弦，如蹣過的秋水，絲絲縷縷的琴聲中，似可感秋葉飄落，打着旋兒，落在惺忪的土地上，堅硬的石山上，柔媚的水流上，落在人的髮間，落在另一片厚厚的落葉上。

那琴聲是從一個亭子裏傳出來的，掛着竹帘，隔帘彈奏，似乎多了一重神秘感，一曲終了，主人起身出來飲茶，說，「一場秋風涼意生，不得不掛了個竹帘，不然，單衣已經抵不住這清晨的風了。」

炊煙起來，在山中，主人又彈奏了一曲。這首，不知是何名。管他是什麼名字呢，耐聽即可，就像這滿目的秋景裏，我們不可能像植物學家一樣，把每一片落葉的樹種都分辨得一清二楚。

羨慕那些穿着長衫抱琴在山中行走的男子，似乎只有他們才知曉天地奧秘，他們獨對秋風，面向秋水彈奏，或者乾脆選了一處蓊蓊鬱鬱的竹林來彈奏，古琴的曲調鏘然入秋景，秋葉緩落，蟲鳴伴唱，白雲在林梢停步，真應了那句「一枝一葉總關情」。

琴中秋涼，涼中亦有雅韻在。



東言西就  
沈言

在九月的第一天，超強颱風「蘇拉」正面吹襲珠三角地區，不僅將開學日變成停課日，而且令全港幾近停工、停市，除港鐵維持有限度服務外，海陸空公共交通全線停駛。對於香港天文台時隔五年首次發布的最強暴風信號，全港嚴陣以待，從一早便開始等風來，直至夜晚時分真正領教十號風球的威力。呼嘯怒號的狂風，夾雜着滂沱暴雨，將大樹連根拔起，將簷篷成片吹落，似乎想要席捲天地間的一切……宅家以避風雨，卻感覺風雨幾度幾欲破窗而入，脆弱的玻璃似乎在下一秒便將應聲碎裂，牽動脆弱的神經，以致心情緊張到無法遏抑地隨風雨飄搖，一如山雨欲來風滿樓。所幸最終只是有驚無險，迄今卻仍不免心有餘悸。

作為土生土長的内陸北方人，對颱風的認識卻只限於書本和新聞。回想人生第一次的颱風經歷，竟頗富戲劇性。彼時，剛至澳門半月，寄寓大學宿舍，某日大學餐廳停



如是我見  
鄭凱迎

業，方才驚覺颱風「約克」殺到。由於全無未雨綢繆概念，全日只得燕麥片果腹，傍晚終於不敵飢餓，鼓足勇氣闖入風雨世界覓食。不料風勢根本無法招架，尚未到達目的地便落敗，以傘翻人跌、狼狽逃跑告終，在驚惶未定中繼續忍飢捱餓，亦因此生平第一次感受到颱風的巨大威力。

十八年後重遊澳門，得悉颱風「天鴿」即將來襲，於是匆忙折返珠海寓所。據說，「天鴿」是自「約克」以來，澳門天文台時隔十八年再度懸掛的十號風球。雖然此次並未在澳門邂逅十號風球，卻在珠海與狂風暴雨親密接觸，從頭到尾經歷了身處三十五層高樓的颱風高配體驗。當居所隨風雨而飄搖，筆者甚至一度以為只是自己的暈眩舊患復發，對風動樓搖的事實一度難以置信。從停水停電到電訊網絡癱瘓，彷彿回歸無水無電無網、與世隔絕的「原始」生活，卻也終於明了何謂「安之若素」笑看風雨，並且因為親歷見證而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

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王羲之《遊目帖》之唐代摹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毀於廣島原子彈爆炸，化為灰燼。這帖最後露面是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在日本一個仿照東晉文人雅士唱和的蘭亭詩會活動上。為什麼這件珍稀的唐代摹本會流散於日本？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即清末民初期間，中華大地經歷戰亂，不少清宮以及官宦世家承傳下來的藝術品或文物因此而流散於市。文物中介商人如掇客就應時而生，不少的是來自日本，《遊目帖》摹本就是經文物掇客賣到日本，成為廣島安達萬藏的收藏。

日本學者富田升寫了一本《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於二〇二一年出版。富田升訪問了百多位親歷者，及開列出二十多張文物交易數據表，通過「山中商會」的足跡，對我國文物流失作出一些提示。

這些日本倒賣古物的文物掇客（富田升稱之為古美術商人），按各類文檔紀錄看到的有：「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壺中居」的蘆山順古父子、「龍泉堂」的蘆山松太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不孤齋」的廣田松繁、「文求堂」的田中慶太郎、「鶴居堂」的藤田彌助及收藏家兼商販的淺野梅吉等等。

「山中商會」是眾多掇客最有名氣的，在當年北平開有最大的商店，搜購古物。「山中商會」第一任社長是山中吉郎兵衛，他主營茶道具，把女兒許配給其中一位學徒安達定次郎，入贅成婿後改名為山中定次郎，接任成為第二任社長後，轉變經營方針，一九〇一年開始在北平設立了辦公地點，再成立上海支店，擴大文物販賣網絡關係，以便大量蒐購珍貴藝術品及文物。「山中商會」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及倫敦亦先後開設支店，在中華大地活動三十多年蒐集古物及書畫經其渠道賣到歐美市場。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及其家族成員是其主要顧客之一，一九二四年「山中商會」紐約支店向他提供兩尊出自

## 颱風故事

業，方才驚覺颱風「約克」殺到。由於全無未雨綢繆概念，全日只得燕麥片果腹，傍晚終於不敵飢餓，鼓足勇氣闖入風雨世界覓食。不料風勢根本無法招架，尚未到達目的地便落敗，以傘翻人跌、狼狽逃跑告終，在驚惶未定中繼續忍飢捱餓，亦因此生平第一次感受到颱風的巨大威力。

十八年後重遊澳門，得悉颱風「天鴿」即將來襲，於是匆忙折返珠海寓所。據說，「天鴿」是自「約克」以來，澳門天文台時隔十八年再度懸掛的十號風球。雖然此次並未在澳門邂逅十號風球，卻在珠海與狂風暴雨親密接觸，從頭到尾經歷了身處三十五層高樓的颱風高配體驗。當居所隨風雨而飄搖，筆者甚至一度以為只是自己的暈眩舊患復發，對風動樓搖的事實一度難以置信。從停水停電到電訊網絡癱瘓，彷彿回歸無水無電無網、與世隔絕的「原始」生活，卻也終於明了何謂「安之若素」笑看風雨，並且因為親歷見證而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

翌年，「山竹」來勢洶洶，天文台再次高掛十號風球，創下五十六年來首次連續兩

年發出超強颱風信號之紀錄。破壞力驚人的「山竹」，造成本港多區出現水浸，塌樹逾六萬宗，以「滿目瘡痍」形容當時情景亦不為過。由於全港交通一度癱瘓，全港打工仔還因此共同出演迫爆港鐵乃至徒步公路的返工大片，再一次印證獅子山下拚搏精神，亦為生活不易寫下現實註腳。至於十一年前的「韋森特」，雖號稱十號風球，卻是在睡夢中一掠而過，感覺並不算真切。

自從負笈港澳，一晃已經二十四個春秋，對於打風季節早已司空見慣，單是十號風球也已經歷了五場，其間，不僅耳聞目睹了不少人的聞「風」色變甚或聞「風」起舞，而且日積月累於自己的颱風故事和颱風記憶。

此時此刻，《大風吹》的旋律在耳畔響起，歌者憑歌寄意，希望大風一直吹，吹走心裏的痛與悲，「漆黑中洗去眼眸裏那淚水」，乍聽貌似情歌，細品卻更似人生。對於人到中年的筆者而言，有遮風避雨的安居和共度風雨的家人，才是「大風吹」最有煙火氣的人間暖色吧。

## 文物流散印記



### 宋徽宗的《五色鸚鵡圖》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王侯墓中器物。著名的洛陽金村大墓是其中之一，大批盜掘出的玉器及錯金銀青銅器是經「山中商會」賣與美國費利爾美術館。山西天龍山石窟的聖壽寺四十五尊佛首也因當地盜賊贓物被收買而倒賣到海外。

在這百年間，亦有大量珍貴文獻書畫流散海外，其中明朝的《永樂大典》尤令國人痛心。《永樂大典》因清宮翰林院在英法聯軍掠劫，以及其後的動亂失落了大部分，有一百一十卷落到文物掇客手中販賣到日本，另有近百卷賣到世界各地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英國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及劍橋大學及德國的大學及博物館收藏。唐代閻立本（傳）的《歷代帝王圖》及宋徽宗的《五色鸚鵡圖》等亦是經「山中商會」之手賣與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在戰亂動盪的年代，大量文物流散海外，是民族的傷痛。有說在該時刻通過掇客賣往境外有令文物免於戰火災難、人為破壞，讓外人了解中華文化，促進交融；但事實上流散海外的文物多淪為私產、或變成權貴交易的商品，況且這些掇客大部分是販賣贗品及贓物、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無法讓人了解實實在在古物的文化涵義及歷史變遷的印記。

部分珍貴中華文物流散世界不同地區，在海外博物館作研究工作的華裔學者，能梳理在當地有關我國一些文物流失過程及探討其緣由，進而推動歸屬，對中華民族文物傳承有極大意義。

自靈隱山的唐代佛像，其中一尊失去雙臂及頭像，多年後運往倫敦展出。「山中商會」亦取得西雅圖藝術博物館創辦人富勒的信任，賣出大批中華古物。

山中定次郎將珍貴的中華文物源源不斷發貨到世界各地，更包攬清代恭親王府歷代收藏兩千多件藏品。恭親王府收藏豐厚，據《清國事變戰史》指王府當時位於日軍佔領範圍內，軍隊「保護王府不受暴民掠奪」，也是這個特殊情況，小恭親王溥偉（奕訢之孫）最終將書畫以外的藏品一併賣給他。這些藏品包括青銅器、瓷器、琺瑯、傢具、石雕、織繡、牙雕、玉器及翡翠等，他保留部分外，一年之內就將這批王府珍寶送到紐約及倫敦拍賣，全數拍出。

二十世紀初發展鐵路交通，建設過程中發掘出不少古墓，出土大量陪葬品，令這些掇客的目標從地面上兼為地下豐厚的

吃龍眼，又不想花錢買。」大孫女不愧是小學一年班的班長，挺有覺悟的，雖語言幼稚卻是一針見血。貪小便宜也許是我等俗人的通病。其實，龍眼熟了之後，莆田、福安、古田、漳州都有朋友寄了許多龍眼來，家裏堆了幾箱的龍眼。但是，吃來吃去，我與太太還是覺得隔院老顏家的龍眼最好吃。也不知是因為這龍眼新鮮呢，還是「偷來」的龍眼更好吃？

龍眼與荔枝、香蕉、菠蘿同為華南四大珍果。龍眼又叫「桂圓」，歷史上有「南桂圓、北人參」之稱。桂圓有着團圓美滿、早生貴子、平安幸福的寓意。它的果實是果中珍品，含有多量維生素、礦物質和果糖等對人體有益的營養成分。李時珍曾讚道：「資益以龍眼為良。」龍眼有開胃健脾，補益安神功效。

小時候，每當龍眼上市，母親都會買一些給我們當水果吃。兒時我也喜歡吃龍眼，早餐常是剝開十幾粒龍眼放在粥裏當菜，或是放在牛奶中泡着吃。每當龍眼上市之際，在家裏吃飯時，若以龍眼佐餐，都會多吃飯。

孩童之時，龍眼核也是我們的玩具。母親

教我們用龍眼核來雕刻，幾刀下去，一個水桶就刻了出來。龍眼核還可以刻碗，刻碟子，刻燉罐，刻勺子，刻煙斗，還可以刻人的頭像。眼睛、鼻子、嘴巴，劃上幾刀，班上小朋友的形象就活靈活現了。幾十顆龍眼核就可刻成一套迷你餐具，還可刻了好友頭像贈送同學。龍眼帶給我們許多的童年樂趣。

其實，有關龍眼最早的歷史記載為《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曰：「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橙桔、龍眼、荔枝。」之後，在許多古籍中也都有記載，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亦稱「龍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

龍眼樹挺拔、高大，樹冠上覆蓋着四季常綠的葉子。一片片狹長葉子在陽光映照下，綠得發亮。夏末，龍眼樹被那一串串滾圓金黃的果實壓彎了枝桠，撐開了綠葉大傘，給周圍帶來一片蔭涼。明代詩人李孔修讚曰：「封皮釀蜜水晶寒，入口香生露未乾。本與荔枝同一味，當時何不進長安。」龍眼雖味媲荔枝，卻未入皇宮而施美於民間。我愛龍眼，不僅是因為它的味道鮮美，更多的是因為喜愛桂圓。

## 龍眼熟了



人與事  
魯力

龍眼熟了。小區裏的龍眼樹上碩果纍纍，墨綠葉子之間，大串大串果實掛滿枝頭，青翠枝丫被壓彎了腰。在小區茂密樹叢中，一團團龍眼密密麻麻掛在樹上，在大片綠蔭上染出了片片金黃。隔院鄰居老顏也種了棵龍眼樹，高大樹冠如傘張開，部分枝桠伸到我的院裏，一串串龍眼黃澄澄地掛在我家廚房窗前，隨風飄來陣陣果香。

每日煮早餐，我都曾見到窗外這棵龍眼樹。隔壁老顏長年在海外居住，很少回來。這棵龍眼樹平時也沒人打理，倒是生命力旺盛，自生自長。年復一年，我見證了它從萌發新葉、綻放花蕾、長出小果、成熟大果、果爛掉落的全過程。今年這棵樹長得非常茂盛，夏初樹上就開滿了小黃花，一群群蜜蜂、蝴蝶在枝頭飛來飛去。又等了兩個月，好不容易見到小果逐漸長成大果，忍不住，剪了幾掛垂到院裏的龍眼。一嘗，果實個大圓滾、果核不大、水分充足、晶瑩剔透、鮮甜爽脆，散發着濃郁果香，好吃極了。

剛巧，兩個孫女暑假回來遊玩。一天上午，我帶兩個孫女到院裏摘龍眼。長在低枝的

果實，就垂在我頭上。我帶上剪刀，叫兩個孫女拿了塑膠袋跟在後面撿。「咔嚓」幾刀，不一會就撿了兩大袋龍眼回家。小孫女高興極了，剝了一碗龍眼肉給她，不一會就吃光了。但是，大孫女跟着撿龍眼，回來後卻是一臉的不高興。問她為什麼？她說，「既然超市有龍眼賣，你們為什麼去偷？」我說，顏爺爺不在家，不摘龍眼會爛掉。她說，「你們就是既想



▲龍眼又名「桂圓」。

資料圖片